

跃进小叢刊(二)

万能拖拉机的诞生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跃进小丛刊(二)
万能拖拉机的诞生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字数12,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4 插页2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 5000册

统一书号: 10020·920

定 价: (5)0.07元



目 次

万能拖拉机的诞生.....朱 赤 (1)

第一台万能拖拉机的诞生.....白 岩 (11)

万能拖拉机的诞生

——向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献礼

朱 赤

日思拖拉机，夜梦拖拉机，
突击拖拉机，赶制拖拉机。

——江西机械厂

赶制拖拉机的热潮，象百川汇海一样，千百个大大小小部件，集中到总装车间来了。人们扳着指头算，离跃进计划规定出厂的日子只有五天，再鼓把劲，“五一”节准能叫拖拉机在检阅场上跑。想到这，每个人心里都暖呼呼的。

可是，就在这时，厂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厂长王峰抓起电话筒，传来一个浑厚、宏亮的声音：

“王峰同志吗？拖拉机能不能提前在今天装出来？省委扩大会的同志们，都希望看一下……”

一霎间，王峰同志浑身感到增加了一股暖流。他鼓起勇气对着话筒说：

“邵省长，今天我们一定赶出来，向省委扩大会议报喜。”

“好哇，祝你们成功！”

放下电话，他忽然笑了。在他那两只熬得象红桃的眼角上，兴奋得闪出两颗亮晶晶的泪花。他记起了一个月前的情景，那天下午，邵式平同志拍着他肩膀问：

“王峰同志，现在农民对拖拉机太感兴趣喽！做拖拉机敢干吗？”

他带着几分胆怯回答：

“干是敢干，就是……”

“就是困难，对吗？不要紧，敢干就行。打破这个缺口，我们自己来造。”

就这样，从前想都没敢想的事，干起来了。在邵式平同志亲自督战下，和兄弟厂通力合作，以世界上没有过的速度，用二十五天时间，全部配件制造出来了。他想：省里首长给了我们多大力量啊！现在省委扩大会要我们提前把拖拉机装配好，一定要把它赶出来。

他立刻找到党委李书记、拖拉机试制委员会付主任吴天佛商量。下午四点钟，一个战斗动员令发布了：要在八点以前把拖拉机总装出来，向省委扩大会报喜。这时候，总装车间象开了锅的沸水，一下就沸腾起来了。青年技术员康伟民把帽子往空中一抛，大叫：

“今天晚上要出拖拉机啦！”

四十多岁的涂师傅格外高兴，摸着嘴巴说：

“我心里早就痒了，巴不得早一分钟出厂都是好的。干吧，小伙子们！”

可是，人們心里也有个小算盘，这个眼明摆着的：要今天晚上出拖拉机，这就是說，按跃进計劃再提前四天出厂，把三千五百多个另件在四个鐘头里装在一起，讓它在地上跑，这可不是說着玩的。再說，時間这么短，技术要求严格，又缺少經驗……想到这，人們又兴奋，又紧张，怎么也安靜不下来了。几个青年工人湊到涂师傅跟前，带着担心的神气問：

“涂师傅，真的能行嗎？”

涂师傅斬釘截鉄地答道：

“行。大伙齐卖力，再跃进一下，干吧！”

涂师傅叫涂伟，四十多岁，是省农业机械修配厂的老工人。从十五岁开始就当机器修配工人，修过汽車，也修过拖拉机。可是二十多年中，从沒看見有一輛汽車或拖拉机是中国造的。解放前有一次，他給資本家修着一輛英国造的拖拉机，愈修愈生气，鉗子往地下一摔，跟自己发起脾气来了：

“这是什么鬼，总是用中国人的手修外国东西！”

晚上，他偷偷将自己修配的另件上，用刀子刻上汉字“中国”两个字，他想：“讓那些外国人看看，这是中国工人給你們修的。”第二天，老板发现了，朝涂伟耳根子上啪啪打了两个耳光，还恬不知耻地罵：

“你疯啦，中国还能造拖拉机，哼！別做梦啦。”

涂伟沒服气，瞪着冒火的眼睛說：

“能造！就是能造！总有一天，我就用自己的手造汽

車、造飞机、造拖拉机！”

打那以后，他就盼哪，盼哪……一九五七年五月間，国产解放牌汽車在南昌市游行，涂师傅追出四、五里路，亲手摸一下汽車头才跑回来。这回江西机械厂制造拖拉机，正缺少人手，他馬上跑到党支部办公室央求說：

“派我去吧，我想造拖拉机，想了几十年了！”

党支部答应了他的請求后，他把行李一扛說：

“不完成任务，我就不来見你。”

試制工作一开始，他就沒离开过拖拉机。到現在，已經是二十多个小时，沒合眼皮了。……

这当兒，大伙一看涂师傅态度那么坚决，話說的又那么硬，信心也高了，一个个表示：

“一定叫拖拉机今晚出世！”

夕阳斜射，万道金光从門窗挤进来了。总装車間里，瀰漫着战斗气氛。各式各样工具，大的、小的另件七横八竖的躺在地下，工人们脫下了外衣，拉开了架式，工程技术人员四处奔忙，对令号，查图紙。这情景，就象战場一样。再加上赶来采访的报社、电台記者、拍电影的摄影师、下了班来参观的工人，把車間挤得满满的。厂长、党委書記，卷着袖子帮着擰螺絲。涂师傅紧皺着眉头，一会喊：“鉗子！”一会喊：“錘子！”各种各样的工具在他手上翻滾着。青年技术员康伟民一会拿这个另件，一会拿那个另件。人們象流水似的，一会涌到車前，一会轉向車后。

那釘、錘、鋸、軋……的声响，象一首壮丽的管弦乐曲，数不清的另件，逐漸被安装在总承上。

时針在移动，总装工作紧张地进行着……

这时，行政科长領着炊事員，担着飯菜走进了車間。他們把飯菜摆好，等候工人吃飯。可是誰都象沒看見一样，一个劲兒地干着。行政科长实在沒办法，只好走到人群中來拉，拉这个，这个說：“等下就來。”扯那个，那个說：“不忙，过会再說。”半个鐘头过去了，還沒有人吃飯。行政科长急得埋怨起來：

“你們看，飯菜都凉了。”

好大一会，才有几个工人稀稀落落地端起飯碗，但沒咽下两口，又跑向工作台上去了。

七点一刻，拖拉机的另件大体上湊起來了。

这时，桌上電話鈴又响起來了，当厂长向大家宣布省长第二次催着要看拖拉机时，車間更加活跃紧张起來。

時間，哪怕是一分一秒，在这节骨眼上，工人都把它看得比什么都貴重。人們顧不上說話了，敲打声，象雨点似的，一陣紧似一陣，每个人的背上都被汗湿透了。总装接近全部完成的时候，涂师傅一問時間，七点三刻了，急忙說：

“馬上試車发动，八点鐘赶到省委报喜沒問題！”

駕駛員康伟民一个箭步，跳上駕駛台，一拉操縱杆，把油門一打，只听吃啦——吃啦——两声，熄火了，任你怎样发动，它連理也不理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邵省长又打来第三个电话催促着：

“八点钟到了，还没见拖拉机来呀？”

“装是装好了，现在发生一点故障，九点钟我们一定赶到。”王峰同志一面向省长保证，一面赶紧回过身来问涂师傅：

“怎么样呵，能赶出来吗？”

“能！出了点小毛病；”涂师傅一面答复厂长，一面朝着装配工人挥手：“赶快把变速箱卸下来！”

整个车间的人，几乎是屏息着呼吸，眼睛瞪的溜圆，心里都在默念着：问题不会大吧？不大一会，几个大部件卸下来了。老工艺师施荣芳戴上老花眼镜，赶上前去，用米达尺一量，说：“外径大三米，快拿去车！”

工艺科长搔着头皮说：

“够呛！车是来不及了！”

人们急的你望我，我望你。怎么办？时间过了八点了，不能让省委扩大会老等着我们呵！厂长走到党委书记身边嘀咕了一阵，问涂师傅说：

“有没有办法补救？”

涂师傅围着车子走了一圈，果断地说：

“为了抢时间，我看只有用凿子凿了。”

“行吗？”

“行！”

“那我先试试看。”王厂长顺手在地上拾起一把锤子，和一把凿子，搬过木箱，坐在车头，叮叮当当的凿起来，站

在身边的党委書記不停嘴地問：

“凿得劲么？硬不硬？”

涂師傅一会量着尺寸，一会叮嘱着：

“錘子輕些，輕些！”

看看厂长額上的汗水象兩点似地往下掉，还只凿了一半，便搶过凿子說：

“厂长，你休息一下，我来。”

時間一秒一分地移动，变速箱上的鉛鋁片一层层的卷曲着……好在变速箱变形面积不大，終于很快修好了。

康伟民再次跳上駕駛台，打开油門，向左方一推操縱杆，只听“吐！吐！”短促的馬达轉动声。人們凝神地傾听着，观察着。一霎間，“喔”的一声，发动机馬上怒吼似的发出一陣急促的但又很匀称的响声，銀白色的小排气管冲出一縷縷青烟，頓時，車間里的人們，“嘩”的一声，愉快而自康的笑了。車間里里外外一片掌声，鞭炮声，欢呼声。

“拖拉机成功啦！我們造的拖拉机誕生啦！”

老师傅涂伟挤在欢康的人群中，把耳朵紧紧地貼在拖拉机上，兴奋得閃灼着泪花說：

“正常！正常！”

拖拉机象只小鉄牛，昂首翘尾，从总裝車間开出，向省委大楼駛去。这时，刚好是十点四十分。正在做夜班的工人听到响声，都围到車間的窗口来觀看他們苦战二十五天的劳动成品，欢呼之声，久久不息。

夜，多么宁静的夜啊！一轮新月挂在夜空，星辰在人們头上眨眼，街道上，綠树成蔭的柏油馬路正敞开胸襟，迎接着这一群欢乐的人們——制造拖拉机的英雄們。

此刻，世界上有多少人已經入了甜蜜的夢鄉。可是在省委大樓的會議室里，灯火通亮，这里，省委委員們和来自各个地、县的書記們正为明天更加幸福的生活筹划着……

“嘟——嘟——”，拖拉机一进门，駕駛員康伟民就乐的直按喇叭，这时，我們敬爱的省委第一書記楊尙奎同志和省长邵式平，站在台阶上笑着招手說：“来了！”“来了！”省委扩大会的同志們，象潮水似的从台阶上涌下来。顿时，掌声、爆竹声、笑声，把江西机械厂的职工們包围住了。厂长王峰和厂党委書記李东池抬着一张大喜报走到首长面前激动地說：

“首长，拖拉机来报喜啦！”

楊書記和邵省长紧握住他們的手說：

“你們辛苦了！”說着就挤进密麻麻的人群，走到拖拉机面前。楊政委和邵省长并肩站着，看着紫紅色的拖拉机輕巧地在中間环行，拖拉机上佩挂的紅綢把两位首长脸上也映的通紅。

邵省长看着拖拉机不停地打圈，急了，笑着招手說：

“快停下吧，讓我們好好看看。”他从衣服口袋中掏出老花眼鏡戴上，摸摸机身，又看看輪胎，楊書記也拿个电筒仔細的看，不住的对邵省长說：

“好！造得非常好！”

邵省长一眼瞥见一个青年工人向他笑，他立即走过去伸出手来，那工人没犹豫，也把一只粘黑油泥的手伸出来。和省长紧紧握着，只顧笑，忘記了說話。

这时，参加會議的人們，这里一簇，那里一簇談論着：

“你听說了嗎？省科学工作委員會的专家对这种拖拉机作了鉴定：用处可广，水旱两用，耕田、耙田、开荒播种，抽水发电、榨油、鋸木材样样都来得，……”

“是呀，要不然，怎么叫‘万能’拖拉机呢！”

“不但万能，而且干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哈哈，又可以叫多、快、好、省拖拉机呀！”

“这下把英国的‘伏克胜’抛到后面了！”

省委工业部王真部长朝身边的同志夸奖說：

“二十五天造出一台万能拖拉机，这是世界上的奇迹！”

宣传部莫循部长也凑过来說：

“只要有干劲，奇迹就出現！”

地、县委書記們，围着王厂长問：

“什么时候成批生产？我們买几百台。”

“赶快造吧，农民盼得眼睛都紅了。”

王峰同志連忙回答說：“厂子很快就扩建，年底就能生产一批。”

楊書記緊握着厂长和厂党委書記的手說：

“好！祝賀你們新的成功！”

楊政委的話還沒落音，全場都熱烈地鼓起掌來。

“噓！噓——” 拖拉機一聲長鳴，在熱烈的掌聲中向省委擴大會告別。駛出省委大院，汽笛一直驕傲地喧叫着，仿佛向人們宣告：

“江西工人試制的‘八一’萬能拖拉機誕生了！”

選自“星火”1958年6月號

第一台万能拖拉机的诞生

白 岩

伟大的理想

在我们广西僮族自治区许多地方，普遍地流传着这样一类故事：

有一个老农民在田里犁田，由于年老力衰耕牛也瘦得可怜的緣故，工作大半天还犁不上两分田。可是，有这么一天，突然碰到一只金翅膀的公鸡，也有說是一条花蛇，或者說是海龙王的兒子，总之，碰上了一个什么怪物，它們变成一个力大无穷的青年，前来帮助老农民犁田作活，不消一筒烟工夫，就把一大片田地犁好了。第二天，在約定的時間，又主动跑来帮助老农民犁田做活。当年秋天，田野的禾穗沉甸甸的长得特別好，这位幸运的老农民终于得到丰收，并且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

人們講到这些光怪离奇的神話故事，往往講得有声有色，使听故事的人听得津津有味，故事完結了还舍不得离开。这些美丽动人的神話故事，充分表达了我們的祖先，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和貧困的生活里，始終怀抱着征服大自然的伟大理想，始終充滿着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

精神。

几千年来，一代传一代，这些神话故事始终是不可实现的引人遐思的幻想。直到今天，在伟大的党领导下，这些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将由我们这一代人的手，把它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

第一台万能拖拉机的诞生

站在人民公园古老的炮台上，我们可以看到浅蓝色的美丽的邕江，环抱着广西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区。邕江倾泻着银色的浪涛，曲折蜿蜒地向前伸展着，滔滔不停地向东流去……。南宁西郊沿着邕江北岸展开着一片宽坦的平原，这里，耸立着一片新的建筑群和高大的烟囱，这就是南宁市的工业区，电厂、铁工厂、砖瓦厂、橡胶厂、制药厂、纸厂、面粉厂、冻肉厂……，一个紧靠着一个连成一大片，这里的电灯象繁星一样彻夜亮到天明，烟囱上日日夜夜冒着蓝烟，机器日日夜夜轰鸣着，工人们日日夜夜不停地劳动着，英勇紧张地战斗着，在为祖国为人民创造财富和幸福。

一九五八年春天，正当我区人民和全国人民共同以欢欣鼓舞的心情，祝贺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盛典的时候，南宁市西郊工业区，首先燃起了“双反”的光芒万丈的火焰，火势烧得快，来得猛，不但把人们的浪费保守思想烧掉了，而且把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也烧得更热更红了。

如果你走进南宁铁工厂，你将看到“双反”的大字报琳琅满目，贴满了铁工厂的墙壁，这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当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工厂门口英雄台上的签名书。工会向全厂职工提出号召：“为了争取在‘五一’节前，将第一台万能拖拉机试制成功，希望职工们踊跃到英雄台上签名参加星期日义务劳动”。当天就有一百多职工签了名，第二天又陆续有几十个职工签名，全厂职工大多数都在英雄台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不但是大多数技术工人响应号召签名，连厂里的理发工人、炊事员、科室干部也去英雄台上签了名。他们虽然不懂技术，但愿意充当技术工人的助手，做些粗活。一些不会写字的工人虽然没有签名，也主动要求领导分配义务劳动的任务给他们。

南宁市工会生产工具部邹庆芳部长也以老钳工身份，向铁工厂申请批准他参加星期日义务劳动。

三月三十日，工人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参加了第一个光荣的义务劳动日，工人们有的领材料，有的做变速牙，有的做伞形齿轮，有的在车轴心，锻工车间也一天突击完成四十多件零件。

为了第一台万能拖拉机的诞生，人们昼夜不息地劳动着。

党总支書記的談話

为了详细了解南宁铁工厂试制第一台万能拖拉机的

經過，我特別拜訪該廠黨總支書記鞠國棟同志。鞠書記的出身是工人，曾經是一個出色的鉗工，談話的聲音非常爽朗，年齡三十開外，臉上充溢着誠懇、朴素、明朗的笑容，使我們初次見面的談話進行得十分愉快，絲毫也沒有感覺到生疏和拘束。謝謝他在百忙中抽暇接見我，並對我介紹了如下的情況：

“今年二三月間，我們廠設計試制第一台萬能拖拉機，立刻得到上級黨委的支持和全廠職工熱烈的擁護。萬能拖拉機所以叫做萬能拖拉機，因為它有適應南方水田和山區梯田的特點，能夠犁田、耙田、播種、施肥、發電、抽水、運輸、刈草、噴霧除蟲……用途非常廣闊。萬能拖拉機的造價也便宜，預計三四馬力的柴油拖拉機約一千五百元，十四馬力的煤汽拖拉機約四千元。我們盡量做到五要：成本要低、效率要高、燃料要經濟、修理要方便、操作要簡單。總之，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到目前農村的實際需要。”

談話進行當中，廠里有一個幹部前來向鞠書記彙報“雙反”運動情況，於是，我們的談話也就中斷了片刻。這人走了，鞠書記吸了一口煙，用一種黨的工作者所特有的從容不迫而又充滿熱情的語調轉入下面的話題，他說：

“這次‘雙反’運動收穫真大，工人們的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都大大提高了，大家都拿出武松打虎的精神來搞好生產，以忘我的勞動熱情建設社會主義。”

說到这里，鞠書記頓了一下，繼續又轉回到萬能拖拉